#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乙未朱子四十六歲

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初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

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

向讀是篇朱子教人苦心良法雖隔五百餘年如承謦欬安敢不盡心力以從事於茲既卒斯編乃究四先生全集依此十四則而求之雖有門徑可尋終覺渾噩難透又從朱子語類所論四先生處反覆推究若有端緒而用力得力未見次第之的確者又從朱子文集語類或問全編沉潛玩味然後得朱子工夫先後始終之序

脩己治人之法全體大用所在而循循勉力焉於是四
先生之全體大用顯然明白矣嗚呼朱子所遺諸編乃
萬世來學之規矩歟
朱子送呂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
按年譜乙未五月後東萊歸朱子送至信州之鵝湖寺
江西陸子壽子靜清江劉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
子壽賦詩一章子靜和之既而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朱
子越二載和之
鵝湖之會朱子已分明冰炭矣象山詩中自謂易簡工
夫終久大不知彼所謂易簡正假託易詞以自文其禪

學也朱子云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要約得人若先以易簡存心不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旨哉是言也學者不歷許多工夫遽希易簡惟恐心不清淨不直捷不頓悟只保此清虛知覺之體必有暗昧不明遺漏不盡處即能保此已入禪學此象山陷於異端終不悔悟錯認易簡之弊也或曰初學不知收心只向博去豈不雜乎曰朱子教人原不如是大學補主敬工夫中庸註言下學立心之始在為己知謹何嘗不有操要處至用功卻有許多次第如

學問思辨行都做了方能到易簡地位不入於禪儒釋
朱陸之分在此切不可錯認易簡字
答張敬夫書云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
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
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
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
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
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
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
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

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陽明採入定論止此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脩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删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此下有言作易一段文繁不盡載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太
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
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通辨三節闢陽明甚詳猶有未盡者中言易一段正是
講求經義之學與陸不同處前段言愼獨毋自欺切近
分明者正朱子涵養省察用功處如答林擇之廖子晦
書皆發明此理極親切極有欛柄之功候朱子愼獨誠
意兢兢業業象山以收拾精神爲主而託於愼獨誠意
朱陸不同之根原實於此分水灰陽明截去後幅通辨
亦無發明失其旨矣

按子壽兄弟數語自在初會通辨序於乙未故因之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朱子曰本無先後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二段金去僞錄

按象山年譜陸以朱子教人爲支離觀此二條朱子教

人豈非以立本爲要哉

丙申朱子四十七歲

答呂伯恭書云某正初復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爲婺源之行未及而韓丈召還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而未知所以爲決旦夕上道徐思其宜耳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誡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誡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

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詞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季通行計久未能辦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制

明儒郝仲輿輩議本義主卜筮爲非夫本義主卜筮者豈每事必問以卜吉凶哉如此書所云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推之於事自王公至民庶所以

脩身治國皆有可用者方是本義卜筮之旨則知朱子脩身治國或用乾健或用坤順或用離明或用坎孚或用震動或用巽權或用兌說或用艮止或其人可比與否或其時可辟與否或其事當決與否或其位當舍與否此便是卜筮豈非聖學實功乎不知朱子主卜筮之精義而遂以爲非多見其不知量也此書在朱子丙申往婺源時

又答伯恭書云昨承遠訪幸數日款誨論開警良多某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

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此朱子自做工夫覺得少涵養與季通講論而有悟不因子靜而後知非如近日諸賢頓悟一言已明指子靜之非有同氷炭而陽明載之定論何不細味此言耶

細玩答呂伯恭昨承遣訪一書末有近思錄數語又有精義或以屬景望數語精義成於壬辰近思錄成於乙

未此書當在乙未後陸稼書云此條似即中和舊說序內所指愚意若有不同焉按中和舊說序云乾道己丑春與季通辨論之餘年譜云淳熙三年丙申二月如婺源蔡元定從一序一譜各有年歲可考己丑與季通辨論之所悟者言心是已發之非也丙申與季通講論之所悟者言講說強探之非也雖答張敬夫與湖南諸公二書亦言少涵養其意以少涵養由於認心是已發止知察識端倪此則直言少涵養又有工夫次第與時俱進之驗且篇首昨承遠訪至與季通講論云云皆是一直說下之詞非推原往日指己丑春之所悟安可以意

為混同耶其云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正指象山諸人在旣會鵝湖之後自是兩次講論由此觀之朱子用力涵養得力於自己省悟之深又得力於蔡子講論之詳初非因象山也朱子與蔡子講論處必有微言精義蔡仲節沆曰獨念先師又有親自删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倘是書得傳亦朱子不同於象山之一證而竟泯沒不深可惜哉

敬齋箴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替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
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
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
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按年譜序此箴於丙申二月如婺源之下云時朱子與
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因載敬齋箴又按南軒
集二十卷答朱子來書披玩書云敬齋箴當書之坐右
以此考之年譜所序可信矣

持敬工夫入德之門也他家極力發揮不如此箴周遍身心體用動靜表裏無一不到而斷續之微邪正之幾辨別分明循序而行操之有要發之有源日用起居嘿嘿體驗皆有行程去處方知成終成始之妙實在於此

雜書記疑云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按雜書所記如傳己心人本無思慮公本來還有儒佛否等語顯非程子平日立言之旨若非朱子細心辨別誰知其為假託者是衛道之極功也至云上累師門則

私淑虛懷又昭如日月彼象山高視闊步輕忽先儒之
概眞聖門所宜擯斥者矣
答韓尚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玆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尙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

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詔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憫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遊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迫蹙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

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漫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黨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督毆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竇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淸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巳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

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亦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棄之哉瞻望門墻無由趨待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云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旨祗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願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

宦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憣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世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强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稱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

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爲殺身之無補而反得罪於天下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戊子之辭託於視元履爲去就玆二書直自道其不可仕而勁直不屈之義婉轉中自然流露後十八年出處大槪只在此二書曲曲寫盡矣

復齋記云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復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旣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旣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

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馳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

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漑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眞積力久而於語嘿動靜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狥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

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又有以自新也

朱子自己丑透心貫動靜分寸積累尙覺涵養工少故有與呂張二書復齋記作於丙申十月已透得不肆焉以驗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博約明誠兩進交養此又是一進境

丁酉朱子四十八歲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按續集答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陽明著晚年定論敘此書於首通辨云此是說教人定本朱子嘗言教人有定本正同此陽明不得假借以爲悔集註諸書之證誠哉是言也其云可且與說出正意者與人說

正意也令其寬心玩味者令受教之人玩味也未可便令云云者未可以同異纖密教人也恐其意思云云者恐學者促迫不得長進也將來見得大意云云者學者能見得大意直卿可略舉節目以教之也不可苟避云云者欲直卿改其誤不可執向來定本以致教人之誤也細玩文義顯然主教人定本說愚故因通辨之說而解之陽明何得以為悔集註耶況論孟集註雖成於丁酉後來改定甚多年譜行狀鑿鑿可考即以續集答黃直卿者言之一云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一云近卻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晳

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一云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卻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功也一云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悵耳以上數書考之集註章句或問朱子再三改定命直卿玩味陽明其忽略而未之審耶且此卷中又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惟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眞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朱子與直卿痛斥象山如此

陽明乃據向來定本之誤一語遂以集註或問之類指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定而未及者何不詳味文義細檢諸書而輕議先儒也

按朱子答張元德云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攷集註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玩此是指初出者爲未定後來改定者卽非未定陽明槪指爲未定舛矣又按語類一百十六卷云朱子曰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

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此段是

曾祖道丁巳錄朱子年六十八猶加改定益信陽明末

及改正之爲輕言也

論語或問曰謝氏正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可以

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爲仁

而主乎知仁比之或說其失益遠耳蓋其不曰論仁嘗以

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

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躬行力踐極於純熟

而終未足以爲仁也夫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可矣必

識此然後可以爲仁則其爲說之誤也其誤如此故其於

旁引四條者皆有若不知仁則但爲某事而已之說而又以孝弟特爲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皆所以求仁之術謂之非仁猶可也若孝弟固爲仁之發而最親者如木之根如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其曰以事親從兄充之則何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亂特爲閭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必其深念自省而有以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爲知仁皆此意也夫曰由孝弟充之而後爲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充之然後爲仁也故又以爲閭巷之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爲活物則終不可以入道必其潛聽默伺於事親

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物者然後可以為知仁也然
直曰知仁而不曰為仁則又并與其擴充之云者而忘矣
必如其說則是方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
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
所以事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
也此蓋源於佛學之餘習而非聖門之本意觀其論此而
呂進伯以為猶釋氏之所謂禪彼乃欣然受之而不辭則
可見矣又所謂人心之不偽莫如事親從兄者亦非是有
子之意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偽不偽也且若專以孝
弟為不偽則五常百行豈皆出於人為之偽耶曰然則程

子之論手足頑痺爲不仁者奈何曰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活者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以不察也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則是吾之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爲仁之本於此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謂孝從兄而不知所謂弟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仁與不仁皆必責之踐履之實非若謝氏反因孝弟以求活物幸其瞥然見之而遂以爲得仁也

按上蔡先生程門高弟朱子於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皆深服其精當獨

於活者爲仁一語闢之如此其嚴者何也蓋活者爲仁
識此活物乃知爲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程子能敬則
知此公而以人體之二語是求仁實功上蔡不教人從
敬公處實下手而曰知曰識則潛思默聽瞥然見之之
病皆自此出將走入驚怪恍惚一路泛無實得此朱子
力防而辨之之意也然則求仁之實功奈何朱子固已
言之而人不自省耳其曰事親孝事兄弟則吾所謂愛
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爲仁之本於此乎在此數語親切
指示只要人小心翼翼公平無私以身體之自有實地
如欲求仁而徒曰知曰識則不免於潛何默聽瞥然見

之之病如懲此病而求之文義講論之間不求之躬行實踐之地則又大失朱子之意而無得於仁矣旨哉朱子答吳晦叔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一書乃教學者求仁之要安可不身體而心會之耶

孟子或問曰范氏諸說皆善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爲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爲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

用而反求之耳又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

或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能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

朱子曰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直以爲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眞知善之爲善而不可不爲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爲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見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概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歿身焉曾子所以啟手

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又曰游氏於此章首尾次序大意甚有條理而其所以爲說則皆老佛之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者如曰守靜復本內視反聽致一專者豈儒者之言而孟子之旨乎曰然則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葢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實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尙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云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所以入德之由乎雖非學者之所及然玩而繹之其所以發人者亦深矣楊氏

之說正是想象安排之病
按朱子己丑前用功識端倪己丑後用功涵養非不教人識端倪也欲人平日涵養本原於端倪處探識其本而善推之即由其惻隱知其有仁之旨豈欲人就端倪上推就端倪上玩弄乎或曰既養之而又識之仍犯尋求捕捉之病矣曰非也朱子云於此探識者是動時幾也是於動時體會本原也與存時尋求捕捉者大不同若以此例彼仍不知涵養省察地頭工夫則其爲門外漢可知烏足與言此中微密之旨乎
知性善與論呂氏條當參看不知性善安能立大本也

只知在我者未免於狹也此段道理格物或問已說透要當以知性善主忠信爲本而窮究事物之理以盡明善之量焉

存心養性反身強恕之學朱子只教人氣不逐物常守至正事必順理不害本然與張子實到實有之說同最闗守靜內視想象安排等見故於游楊之說再三申明焉後學須實從此用功方知朱子爲人深切

十月周易本義成

讀此一書朱子主卜筮非世俗所云也玩一卦一爻即如身處其地值其事務窮其理使吾一身言行以至制

事治人各有準則所謂日用之實在此即左氏所載周禮卜人所掌無非根於道理以善其日用行事故本義一書所以補易傳之不逮教人有規矩者也象山語錄云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次日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箇簡易字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象山以意氣侮先賢以已見解聖

經不讀易傳以詳該事理遽趨易簡直容易茍簡耳與
朱子本義尊崇易傳之旨大懸殊矣陸說之害不重可
憂哉
本義成丁酉在啟蒙前亦不可拘本義註云說見啟蒙
者再三言之則本義修改又在啟蒙後按答孫敬甫云
易傳初以未成不敢出一段則本義成在甲寅後如論
孟集註亦成於丁酉後多更定今姑依年譜序列耳
詩傳序云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
能有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

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

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

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

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風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機樞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後世讀詩各有意見如鄭氏通志序論天籟郝氏京山論趣旨雖有可取皆無切於身心反以儒生論義不論聲爲非此詩教之日遠於孔曾也孔子思無邪曾子戰戰兢兢之訓是何等切於身心乃後儒以詞章之說混雜之不深可慨哉惟朱子直從人心性情之原指示親

切以教來學學者誠能遵孔曾之訓以立其本而於朱子所謂求其端盡其變大其規要其止者一一從自己性情隱微念慮倫物行事處實實體驗如何是求其端盡其變如何是大其規要其止皆有路可行有門可入有宅可居乃信朱子教人學詩之法眞孔曾之正傳而非後世論詩家所能窺其萬一也夫

聖人往矣經籍具在聖人傳心之書也秦漢後習經者非無專家轉相授受第詳訓詁解文義其書散逸不傳董揚繁露太元法言又只自言己意與經書本旨無當若王輔嗣注易孔安國注書毛萇公注詩鄭康成箋詩

禮杜元凱注春秋何平叔注論語趙臺卿注孟子辭略意淺鮮有發明即孔仲達之正義邢叔明孫宗古之疏雖勞精力費詞說亦只考據詳核句解顯明而止求其造乎淵源入乎精密則無之矣是以聖人作經傳心之旨所以體天地造化之原而措之民物事業之實者晦而不明塞而不通然則前聖之有待於後聖者豈不亟哉周子崛起兩程子嗣興著太極通書易傳論孟精義等書深得聖人本旨又不及百年而流傳失眞幾致擾亂幸朱子出註四書易詩而書禮春秋雖未成編各有論說又注太極通書訂其訛僞敘兩程子經說遺書

然後聖人作經傳心之旨晦而復明塞而復通如日麗
天如河行地始歎服朱子之繼周程而注釋經書孜孜
不倦者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也嗚呼後人讀朱子注釋
之書習以爲常不知關係聖經如此近世名公卿尙以
漢儒反經而經存宋儒解經而經亡立論其亦妄矣令
周程後若無朱子極力闡明歸於一是將博雜之家如
止齋同父空虛之派如子韶象山各執異說簧鼓其間
前有漢魏浮淺之詞後有宋儒雜空之論攙擾紛紜薰
猶莫辨雖有周程諸書亦僅若隱若現旣不獲朗然獨
行又有贋本參錯混淆竊恐後世有志之士聰明易惑

思慮若迷欲求聖人作經傳心之旨無由識其門徑而終身無聞道之日矣以此思之朱子注釋之書其所以關係聖經之明晦通塞而傳繼往開來之統者爲何如安可日讀其書而不原其心之維持如此其切不知其功之勤勞如此其大也哉

戊戌朱子四十九歲

跋范文正公家書云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

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侯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某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

文正公之訓以莫營私利立本與同官商量禀鄉親與販應物愈淺近愈切實情詞肫懇溢於言外朱子表章以為有官者法而推本於先憂後樂之心信哉朱子是時雖在畎畝豈能一日忘天下之憂樂哉

己亥朱子五十歲

建陽學藏書記云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

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豈可舍是而不觀哉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

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

己亥二月

按是記朱子斥科舉之業無當於聖賢之學明矣後世評選時文貿之朱子不得列於學官無疑而乃以評語明朱子之學其亦未讀是記而深思之也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略曰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子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幷其語而道之故淸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淳熙己亥五月

按朱子訂周子書正其舛訛者有四一以太極圖說置於通書之後爲卒章致序次顚倒使讀者不知通書即以發明圖說之旨而特據潘本正之一以通書各章有

目傳本乃削去之使讀者不與其旨而特據潘本復之一以易說兩本皆假託一辨其卦說本於陳忠肅所著一辨其繫詞狙公罔衆狙之非一以朱子發謂此圖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辨其非种穆所及凡此四說其有功於周子豈淺鮮哉若非朱子特識嚴辨破似是亂眞之弊以復其舊不獨易說駁雜支離之語混擾不淸卽顚倒次序削去章目流傳日久後人旣無從知通書卽以發明圖說之旨而通書各章又豈易窮其蘊奧如是之廣大而精微乎況有子發之論後人將以种穆之學視之又安知爲宋代理學之原而定之以中正仁義主

靜立極之教實有所以開兩程大儒之脈乎試會觀朱子兩序如是以訂之辨之而且註之又有語類所載以發明之然後周子聖學大明於世讀者慎毋易視而深究其所自來則必知所以自淑矣

朱子於太極通書既有註讀語類所載精要語知朱子之學周子者深矣其論太極動靜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又曰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氣之中其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其中截然不相侵犯然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是靜羞

惡是動義是靜又曰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恐只管靜去與事不交涉卻云敬則自虛靜須如此做工夫又曰大抵以靜爲主如禮先而樂後其論誠幾德曰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其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已不得其論動靜曰神之爲物自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又曰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云其論聖學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其論蒙艮曰止所當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

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只見道理其他精語不可勝舉朱子學周子者如此反身實體所以日用之間只有此心天理主宰發見直造聖人之域而又語學者使知從入門徑其望後學誠心至今躍躍紙上後人讀朱子書能如是反身實體則可與入德矣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云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此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

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已亥十月

按是記見朱子窮究先儒書到極至處總不離生民日用之常未有一語涉於元虛此便是格物與陸王從入之途分明不同後人讀朱子此記須合答黃直卿所論

太極書參看實通太極於心實有太極於身體驗自己仁義禮智渾然粲然之性的的是太極在這裏凡視聽言動行持坐臥無非吾心太極運用眼前天地萬物化育流行無不與吾心太極契會向時不能有今實實有了向時不能見今實實見了雖不能與造化融會無間而此中生生之趣實有合內外之妙方是復而執之之實地有可居有可資有逢原之樂也若只通文義不理會如何是太極如何是復而執之之實雖說得通暢條達亦是紙上空言與己何有不惟失朱子立教之深心反爲宗陸王者所藉口而鄙笑矣

知南康榜文云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聖恩假守玆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恤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妄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

措置可以寬恤並請予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諍訟獄少係因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昌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贍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孀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況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頹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

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覆丁寧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一本軍背負荒廬前據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

寥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
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
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
陪廚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
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
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
材之意

右出榜曡于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
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愛民教化之美意并
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

村張掛不得隱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
添贍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云照對禮經凡爲人子不蓄私財而
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
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爲己物此乃天
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
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嘗以司馬
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
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
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

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効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玧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産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諉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聽聞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玧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準律云云

#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

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勸農文云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稼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脈疏淺草盛苗稀雨澤

稍縱便見荒歉皆由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犂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犂杷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種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種

一禾苗既長須是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卻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

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
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
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
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時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
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
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
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食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

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向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令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遊賭博飲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風俗和平

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按朱子初到南康善政甚多不能全錄茲略記數條其訪利病厚風俗勸農桑也則繼周召之撫綏焉其育人才立學規也則大魯鄒之教澤焉其中纏綿之情懇到之誠流露於文字行墨之間者至今讀之猶如接其聲容勃勃感動況當日親炙之者乎至其設施措置必有一段宜乎人情合乎土宜之妙用而今不可考矣治天下以民事士風爲本學朱子者讀此數篇反復玩味推求其本天德行王道物我一體吉凶同患之體用而景仰之體佩之其質之詩書所載何如也其質之孔孟所

傳何如也能無爲之神往不已哉

南康及朱子門者有李敬子周舜弼諸賢旁郡有曹立之萬正淳張元德諸賢生其時者何幸也

答吳晦叔云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況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遂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

愚意卻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我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不同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又答吳晦叔云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禮義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

又答吳晦叔云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

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又云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熹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卻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

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概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想皆已見矣

四書皆格致切己工夫須一一依此下手方見親切尤要緊者第四書指示體驗極實落立腳處確有依據不徒語言文字果能躬行實踐直內勝私吾之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心體常存不失則上三書都有得力然非

從上三書用功亦不到直內勝私地位也

答廖子晦云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而來書尚復如此豈未嘗深以鄙意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

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哉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

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倂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

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死生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攷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

按答子晦書朱子格物工夫實是窮至事物之理欲其

極處無不到也夫鬼神死生之說至難窮矣子晦之問亦儘有理非胸有所見透徹底裏無纖微疑惑者能抉其奧如指掌乎澐向讀是篇大概粗通深入其微難以透悟後屢閱全集凡有干涉類記熟玩如答連嵩卿公其道理答李伯諫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答吳公濟明其大本究所自來答王子合須辨得合有合無魂魄之正便是陰陽答李堯卿非有長生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歟說嘗反復深究之又如答程允夫黃商伯劉叔文呂子約董叔重萬正淳吳伯豐汪長孺方賓王鄭子上陳安卿黃道夫林德久歐陽希遜杜仁仲李

敬子以及語類中凡互相發明者未嘗不條分其緒合觀其理始知致生致死之旨的確不易魂魄陰陽之合極精微而廣大而此書前後之意乃暢然而無疑也試究其大本所自來而言之太極者陰陽之根柢陰陽者太極之動靜自其命於人也有太極陰陽之元氣以成性即有太極陰陽之游氣以成形元氣者理氣渾然無間之原游氣者血氣生長少老之運人特旋轉於其中而不覺遂為七情所動蕩百物所引誘終百年之身止憑游氣用事而理氣渾然無間之理漸衰漸消忽不知其無有矣有志者奮然猛省知方寸之中元氣所宅必

以理爲主理在卽氣在無有先後彼此之分朱子所謂
氣之根於理而日生浩然而無窮者實在於此惟其能
以理爲主則主宰嚴明一身血氣莫不循軌聽命操其
仁義忠信之本盡其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務使方寸之
中私欲盡淨天理流行飽滿充足無少欠缺懇摯肫篤
無少間斷與乾坤大淇爐之生生不息者合一無二必
如是而後魂魄之正便是陰陽生如是生死如是死則
聖賢之歸全安死理無聚散未始不長存者原來如此
此皆朱子實從簡策窮究體驗自家身心生理勃勃只
此便是太極陰陽無有分別窮理直到極精處洒發直

到極正處只是這箇公共道理其終始有不得而變者故反復爲子晦道之至詳且盡也若陸王者不從簡策返已深思明其大本究所從來以一己之精神靈覺爲不斷不滅之物而保守之培養之雖其行事未嘗不當於理而亦有不盡當者要其所見只以我爲主以覺爲性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於冥漠之中是以非不窮理而所窮者不精非不存養而所養者不正勢不入於佛老而不能即入於佛老而不自知其非試以朱子鬼神死生之說辨之有不了然哉

答吳廖書未詳何年晦叔卒於丁酉子晦錄在癸巳以後故載於未申間

答程允夫云可欲之說甚善但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卻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頭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之言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

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

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必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模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眞僞皆可覈矣

答方耕道云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

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元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知益當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含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含此憂彼則爲失其

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二書未詳何年遺書成於戊子外書成於乙未故附於後按福建志耕道爲善化尉因見南軒書中長抄云云

自在此時

玩二書皆以主敬爲第一著學者缺小學工夫必以主敬爲先斷不可待有所見而後主敬也至於秉彝自然之則須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卽答程書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之旨此處更切緊留意纔有滋味不能歇手不然主敬工夫必有間

斷之弊當與答陳超宗書參互體驗

答張敬夫云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

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

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又答張敬夫云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尙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

卻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倘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

朱子與南軒論仁詳矣此二篇又防驚怪恍惚厭迂求捷之病而力言之者早知後來學脈必有宗陸氏一派而不沒其慈愛之良者遂以所見影響便為仁體橫說豎說大驚小怪挾為不傳之秘以誤學者故不憚諄切

與之說破也其教人用力處全在力行二字卽答吳晦
叔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之旨至於且將愛字推求六句
卽孟子或問正欲於此深識其本之旨以視驚怪恍惚
厭迂求捷之說相去霄壤安可以此例彼沒先賢垂教
之深心耶又安可不辨其疑似之分主敬致知交相爲
助以防其懸空揣摸之失耶
定性說云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
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
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

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
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
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
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
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
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
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
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
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

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
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
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此說未詳何年近思錄成於乙未故附於後

朱子自己丑後涵養工夫極深極密如諸說中多是此
旨惟其涵養深密故窮理力行之功愈不能已此所以
大異於世之博物洽聞者也如張子初見兩程夫子猶
不免於強探力索朱子深有見於涵養爲定性之要著
遂專一於此而栽培充拓之豈晚年始用力於本體哉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

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林一之云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

參觀二段朱子諄諄教人玩味集注曉得大義就日用盡爲己工夫方是善讀集注者蓋朱子後三十年工夫

體驗涵養深信四書一字一句皆是入德處所謂義理
栽培正在於此故口誦心維見義理在這裏不見文字
語言如此用功涵養讀書是一件事後人學朱子如此
用功自信得章句集注是訓釋人心中本然道理當然
工夫不可須臾離者乃陽明以未定立言使正嘉後學
者以已意說經朱子注解竟致塵封全不從易曉處玩
味省察著力爲已是誰咎歟
答方伯謨云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
而何更看楊遵道錄中一段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
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潛見飛躍

各得其時則又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

又答方伯謨云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豈有所忽忘耶以忽忘為高乃老莊之偏

此二段朱子於易見天理人心合一處於論語見聖人至誠不息處正是解書即可透心性源頭涵養讀書非一而何於此可驗默識默成之實如此解書豈非為己實功乎

答曾林方書年無可考以集注本義成於丁酉故載於後

答游誠之云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寛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爲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閒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嘗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

請推此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所論性情脈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又答游誠之云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林伯和云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大學

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徹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遂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懿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功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

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

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又答林叔和云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按文集與叔和第三書論集註自在丁酉後故以二書附

答廖子晦云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

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閙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廝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卽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會講

學後閩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乞邑主簿卻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禀嘗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关不能用竟憤鬱成疾死當時若放得下卻未必死今不免死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時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

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按子晦乾道五年進士先除潯州教授後知莆田縣此書正官莆田時姑附於後

象山教人不以居敬爲主只養虛靜本體又不講學讀書不知心中道理是如何雖養得精神亦是半明半暗不知事物義理所在是如何雖應付得去亦是拖泥帶水及遭困處窮便氣消志喪平日所養衰弱無有全然倚靠不得此由於專養本原而不講學讀書之過也惟朱子立教必先主敬終日整齊嚴肅以立大本又必講學讀書從聖賢遺訓中體認自己心性四德之所存所

發體認天下事物萬理之所感所通不鹵莽略過不參錯已見又省察幾微之動而充之克之務使時時截斷時時整厳只安貧賤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堅守牢固徹始徹終雖值蹇頓不稍搖動只是這裏持守不敢尺寸失足以虧性體則立本之學庶乎有得又必隨其識力秀通世務研究經綸以爲致用之具此講學讀書卽所以培植根本包涵運用不可一日緩者也以視陸王之教不講學讀書而高心空腹者何如哉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

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又曰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卻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又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

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不要因一事惹出三件兩件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功夫灑掃加帚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若不做這功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地基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著不錯

又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

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
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
爲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心驗
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
又曰於善惡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
善者一向善惡者一向惡問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人欲耳
曰只執此爲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眞知得如何是天
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
頃刻悠悠憒憒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
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聊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朱子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

又曰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朱子曰卽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卽是有兩心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卽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爲自此更求自然愈失

又曰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

又曰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溢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

此十段皆余大雅紀戊戌以後所聞雖不皆是戊戌姑以所錄之年敘之按一段朱子是時已進天壽不貳地位矣二段朱子居敬久得領要道問學工夫即從此做與釋氏只見得便了大不同也三段朱子靜坐與坐禪不同即程子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之意四段朱

子直透到天地聖賢皆是一心即太極西銘之旨體驗得極平穩若後儒張皇太過不知皆朱子所深非而反以爲發前人所未發亦未曾細讀朱子書而輕於立言也五段言居敬工夫如此纔有行程去處規模階級可尋得此下手入門瞭如指掌非止靜坐也六段朱子亟夫不尙高遠只盡卑邇致知誠意切要合一處在此念菴言貞明是本體知善知惡是流行思默言能知是本體所知是發用其旨意皆根頁知朱子言天理實然即是本體能識破他即是流行發明其旨意根明德前朝先儒多矜獨見其實不知朱子也七段言居敬讀書是

合一第八段言求則心在覺處即心不向外求也九段言用工夫都要見明德流行即心理貫通也十段自言病中進步深信求放心最爲學第一義是此時久悟本體而涵養有素也玩此十段居敬窮理有體有用宗陸王者多言朱子晚年方悟本體曷觀於此而自悔其失言乎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終

七世姪孫朱孫芾分重校刋